

雾区·误区

刘迪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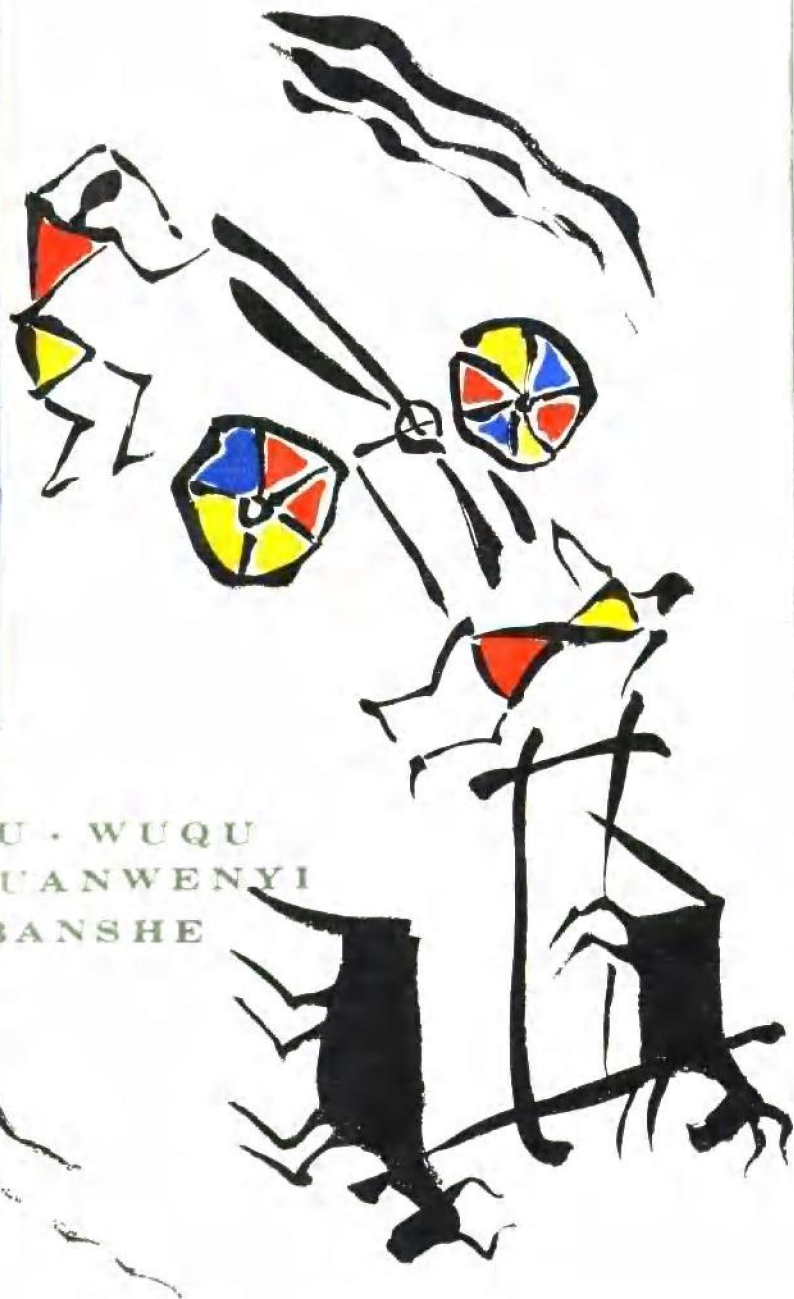
WUQU · WUQU

SICHUANWENYI

CHUBANSHE

文艺
社

247.5
098



雾区·误区

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 成都

BANSHE

刘迪云



责任编辑：何赐彬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版面设计：黄 迅

书名 雾区、误区
作者 刘迪云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
发行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内江新华印刷厂

1988年7月第一版 开本 787×1092 1/32
1988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0.25
印数 1—4,510 册 字数180千

ISBN7—5411—0223—0 /I · 212

定 价：2.30元

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公元一九四七年这一年的农历七月十六日的黄昏时分，在天府之国成都的一条叫“仁厚街”的青瓦小屋里，黄包车夫的儿子哇哇落地了。

一九六六年高中毕业，没上成大学，却去了“广阔天地”接受“再教育”。直到参军后从基层调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，在从事编辑工作的同时，才“混”了个大专文凭。

高中时代在省报上发表处女作，从此创作之瘾不可收拾。至今已在《中国作家》等全国大、中型文艺园地上发表近七十万字的中、短篇小说、电影文学剧本、
诗、散文等。



B 565393

内 容 提 要

一九六七年夏天某日，从北京来偏僻的彝族聚居区点火、串连的红卫兵欧阳玉不慎掉进山谷，幸被勒呷寨社长吉迪义打救起。吉迪义打惊喜地发现，这被救的人正是他要找的人！原来，对“文化大革命”充满虔诚感的吉迪义打正想请红卫兵上山，帮助搞“文化大革命”。善良的吉迪义打哪里知道，这无异于引火烧身！于是，一个在荒唐的年代发生的一个荒唐故事便开始了。……

作者通过恨和爱交织的曲折跌宕的故事，向我们再现了那不太遥远的一段时期人们的生活。从而，把人们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困惑，以及由此而进行的虽然是朦胧的然而却是不可避免的思索，呈现在读者面前，使其在艺术欣赏的情趣中，得着一些社会的、人生的启示。

第一章

我在哪儿？……我到底在哪儿？……不，我不，我不准你们解我衣服！不准！不准！！……流氓！……呸！……怎么，我连反抗的劲也没有了？莫非我快死了？……

是的，我不行了，快死了……手脚越来越麻，越来越冷，心脏也越跳越慢了……一下，两下，咚，咚……啊，这最后一下“咚”，马上就要降临，生命从此就要结束！……再见了，爸爸！再见了，妈妈！再见了，我的亲人！……

一点不错，感觉正在渐渐消逝，死前的那种呆滞而冰冷的弥留状态，象网一样罩住了我……生命，马上就要，结束……来了，来了！这最后一下“咚”——妈妈！妈妈！……

“妈妈！——”

欧阳玉终于喊出了一声“妈妈”，从恶梦中惊醒，

“咚”地坐了起来。她双手压住胸口，只戴了件乳罩而显得过于赤裸的身体，不住地颤栗着，苍白的嘴唇直哆嗦，上下牙床打摆子似地碰得咯咯响。

咚，咚，咚，紧压住胸口的手，明显地感觉到了心房的狂跳。

“我在哪儿？……我到底在哪儿？……”

她惶惑地扭动着睡发凌乱的头，惊悸的目光迅速地向四周胡乱搜寻。

什么都看见了，却什么也没看清。

渐渐地，神情镇静了，视野清晰了，她终于明白过来：自己是在一间陌生的卧室里。陌生得令人可怕。

一抹黄澄澄的阳光从只能望见树梢的窗户上爬进来，将窗棂上那些雕刻着猛虎和蟒蛇的图案辉映得面目狰狞，也将床前这亮晃晃的红漆地板反射得象块烧红的铁板，似乎脚一踩下去就会“哧哧”地冒烟。而从卧室隔板墙上的那扇小窗口望出去，正好是挂在外间堂屋墙上的银壳长柄腰刀和缀有穗缨的牛角；腰刀和牛角之间，一张金钱豹皮被一把闪着寒光的匕首钉在墙上，四脚贴墙，头朝下翘着，正凶神恶煞地瞪着卧室。

欧阳玉吓得发抖，飞快地抓起被子，蒙住头，蜷缩成一团。

“我在哪儿？……我到底在哪儿？……这儿莫非就是小时候听大人讲的‘地狱’？……难道我已经变成鬼了？……”

然而，姑娘特别敏感的嗅觉神经告诉她，她还是人，活生生的人——盖在身上的这床大红大绿的花被子，正散发着一股异样的气味儿，直往她的鼻孔里钻。

她想哭，想喊，想咬碎些什么、摔坏些什么；不，一切都是次要的，最最紧要的、最最迫切的，是只想喘一口气，深深地、长长地喘一口气！

恶梦中那种在重压之下的紧迫感，又一次回到她的意识里。

她侧转身，从被窝里稍稍露出头，将发烧的脸颊贴着冰冷的枕头，似乎好受些了。渐渐地，一种冷飕飕的感觉刺激着她，她终于发现，枕头上这张和腮帮摩挲着的葛巾帕子，不但粗糙，而且还湿了一大片。

“怎么，我哭了？在梦里？……”

这么一追忆，她才感到两只胳膊又酸又疼，浑身火辣辣的，所有的骨节似乎都散了架。

到这时，她才算得上是真正清醒了。

晚上，作为“星火燎原”战斗队的指导员，她召集大家开了个形势分析会。也许是队员们白天奔走得过于劳累，也许是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。总之，会议的气氛不怎么热烈，基本上是自己在唱独脚戏。这不要紧，好事不在忙上，能把这支尽管人数不多但却意义重大的“星火燎原”战斗队从大城市拉出来，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胜利。所以，她有意把会开短一点，好让大家

早点休息。

而她，全队的灵魂、核心人物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
那几份明天去县城贴的《中央文革小组首长讲话》，必须连夜抄成大字报；

《“星火燎原”战斗队告全县人民书》还剩个尾巴没写好，必须来它个“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”；

另外，队员们生活上的一些“婆婆妈妈”，也该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料理料理。

虽然累一点，可心里痛快。谁叫你正赶上了这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呢？

用不着看表，到她收拾完毕，准备睡觉，已经很晚了。

临睡前，她还专门为已经鼾然入梦的女伴雷亚男掖了掖被子，而且还调皮地贴着帐篷聆听隔壁的动静，心里甜蜜蜜地猜测着；

“他，一定睡着了，也一定象往常那样，挂着微笑，咋看都顺眼！……”

怀着一腔姑娘特有的柔情，她幸福地倒在了自己的地铺上，幸福地闭上了眼。江边的涛声象一首优美的摇篮曲，将紧张了好几天的她送入了梦幻世界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经亮了。扭头看，身旁的雷亚男嘴角上还挂着酣口水，睡得正香，那肉滚滚的大腿已撩到了被子外面。用不着惊醒这位天真而可爱的战友，她悄悄起身，拿上毛巾牙刷，走出帐篷。

满天的朝霞将群山染得通红，连那一团团在半山腰游

动的晨雾也透出粉嘟嘟的桃花红。坡下那蜿蜒的金沙江更犹如一条亮闪闪的红绸。

扑面的山风好清爽，枝头的山雀好欢跃！

她，简直陶醉了。

顺手摘下身旁一枝顶着露珠的木槿花，在鼻尖闻闻，好香！一扭头，又看见了一棵果实累累的枇杷树。

啊，枇杷，城里人哪有机会见上你！难怪北宋诗人梅尧臣也禁不住用“五月枇杷黄似橘”来称赞你！

应该让战友们尝个鲜！

一股美滋滋的喜悦倏地攫住了她，她连忙放下毛巾和牙具，朝那棵枝繁叶茂的枇杷树奔去。

遗憾的是这棵枇杷树长在岩石边，树干虽不算高，却不易攀摘。她伸出手，跳了两下，仍然够不着树枝。

就在她准备跳第三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草丛中有一只青皮黑斑的毒蛇，正吐着舌须冲她射来。

她脚一软，身子一晃，便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从楼梯上传来，再次提醒她这是在一座小楼上。紧接着，堂屋的门闩拉开了，听声音是从里面拉开的，这说明堂屋里还有人看守着。来人奔进堂屋，和看守说了句什么，便“吱扭”一声，掀开了卧室门。

“‘阿咪子’，不不，姑娘，啊啾啾，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过来了，我们在楼下都听见你喊‘阿妈’了！”

欧阳玉微闭着双眼，不敢正眼看看这个匆匆奔进屋的

男人……堂屋里为啥用匕首插着那张吓人的金钱豹皮？

“姑娘，别怕，请睁开眼，看看床前摆的是啥？”

声音很甜，甚至甜得有些腻人。

“太阳都快落山了，再不吃点东西，我们社长，也跟着饿死啦！”

怎么，还冒出了一个“社长”？……这么说，我的确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？……

弓腰伫立在床前的，是一位皮肤微黑、五官端正的青年男子。头戴一顶帽沿上浸满油渍、恐怕要一包洗衣粉才能去污的黄布旧军帽，身着藏青色灯芯绒中山服，唯有那条裤脚镶有花边、又肥又大的黑布裤子，才暴露出他是极力想模仿汉族打扮的彝人。

“姑娘，别客气，请！”

随着他的手势，欧阳玉才发现床的一旁，早就摆好了饭菜；只是由于没有桌子，席地放在一张古香古色的大花托盘上，才使她一直未能注意到。这阵，也不知是真感到肚子饿了，还是对这陌生男人的礼貌报以好感，竟十分听话地对食物多膘了两眼：馒头，花卷，包子；浑鸡，浑鸭，花生米……

应该说，内容已经够丰富了，而且明显地还经过精心设计；但烹调技术的低劣，使各种食物显得皮色憔悴、愁眉苦脸；再加上盛食物的容器均为木碗、木勺、木杯，更为这一切笼罩上祭供死人般的肃杀。

“阿咪子，‘杂子，杂子’！”

一句低嗓门的彝话传来，欧阳玉连忙抬起头，才发现又一位彝族男人早已进屋来了。

“姑娘，我们社长叫你吃饭！”戴黄帽子的男人赶紧充当翻译，既在主人面前显得灵醒，又使客人感到热情。

这当儿，不幸的姑娘才有幸看看这位被叫做社长的男人：他，不到三十岁，长相一般，既不丑，也不美，属于那种见了好几次面也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面孔；唯有那对乌亮的眸子，叫人感到秀气不足、倔强有余。他头缠青布包头，缠绕的圈数多得使包头的宽度与两肩齐宽，乍一看活象戴了顶黑草帽；一条“布竹笋”似的英雄结斜插在头上，更为那眉宇间的倔强增添了固执和粗犷。两颗鸡蛋般大的赭石色琥珀珠子挂在左耳垂上，既显得殷实富有，又暗示出固有的习俗。紧身窄袖的斜开襟镶边鼻烟色布褂，外带大裤脚、大腰围的同色长裤，更使这身材墩笃的汉子给人以正宗彝胞的色调。

“阿咪子，‘尼米西尼’？”社长对欧阳玉轻声问道，同时两手直搓，显得十分拘束。

“我们社长问，‘你叫什么名字’？”黄帽子翻译总是一踩九头翘。

“我？……”欧阳玉正想回答，又止住了。在这人地两生的困境下，她不得不多一个心眼：“你们，这是……？”

“姑娘，你别怕，先穿，衣服，再，‘栽左’！对，‘栽左’，就是，你们的，‘吃饭’！”社长生硬地说着

汉话，不知是否是口吃的缘故，毫无特色的脸孔此时竟胀得通红，活象只灯笼辣椒。

黄帽子配合默契地往门外一招手，一个年轻的彝家姑娘拖着水红色的百褶裙摆进来，手中还捧着一套同样颜色、同样服式的百褶裙衫，上面还工工整整地放着一副亮闪闪的长方形银质领牌。

望着这异族的服装，欧阳玉才猛然想起自己还几乎是赤裸地躺在这陌生的被窝里。霎时，一股怒火从胸中喷出：

“你们要干啥？……干啥！……”

“嗨！你还嘴歪哩！”黄帽子也火了，“你的衣服早划破了，要不是我们社长把你从山沟沟底下背回来，你恐怕早就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阿土，让她先休息！”社长制止住黄帽子，又对那捧着衣服的彝家姑娘努努嘴，示意她将衣服放在床边，便转身往外走。

“等等！……我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，救了我……”

也许是用力过猛，也许是失血过多，话还没说完，她又昏厥过去了。

二

她，正处于女人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黄金时刻——

二十二岁年纪；出神入化的脸，线条柔和而干净，极细的茸毛象花蕊似的附在丰腴的腮颊上，更使得那淡淡的红晕有一种羞涩的情趣，红润的嘴巴颇象半开的石榴，珧琅似的米牙如排列齐整的珍珠；秀挺的鼻梁被两道弯弯的黛眉一陪衬，更显得正直而适中；稍长的睫毛下那对亮晶晶的大眼，仿佛是两汪明澈的深潭，叫人总想到温暖的春水、明丽的秋波；至于那被半圆形雪青色宽边塑料发夹压住的齐耳黑发，那圆润的脖颈，起伏有致的胸脯，窈窕挺拔的身段，无处不显示出青春的健美和生命的纯贞。

啊，美神，维纳斯，谁叫你过早地树起了楷模，使人世间的后来者以咄咄逼人的气势欲与你媲美呢！

她知道自己很美，却不知为啥会这样美。

爸爸是一位社会教育学家，大学里繁重的任教使他过早地伛偻了身子骨，谈不上把什么“身材秀美”的遗传基因留给女儿。妈妈呢，尽管也是大学的毕业生，但为了丈夫的事业主动在家操持家务，担任“后勤部长”，油盐柴米早就使她忘记了一切，不可能教女儿怎样梳妆和涂脂抹粉。

她型体美，气质更美。

从小学到大学，她一直是业余的体操运动员。翡翠色大绒毯上刚柔相济的自由体操，从小使她养成了想象丰富、情感奔放的性格；平衡木上的倒立和大跳，使她懂得了大胆和泼辣；至于高低杠上的翻腾和旋转，更使她锻炼出了百折不回和勇敢向上的毅力。

可以说，她在鲜花丛中长大，在蓝天下展着翅膀飞翔。“忆苦会”上的阶级教育使她的两眼哭得象桃子；党的温暖无时无刻不在她那青春的血液里奔腾。

是的，从小学到大学，她以满腔的热情满腔的爱，对待生活，对待学习，对待工作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终于在去年临近暑假的前一个月，以激动得令人晕眩的心情，在入党志愿书上写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铮铮誓言。

然而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份入党志愿书还没“满月”，“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”就把它冲击成了一纸空文！

她惶惑了，但为时很短。

面临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“革命洪流”，作为革命青年，她意识到，绝不能徘徊和观望。她以更加炽热的爱情关心国家大事。她自己给自己加码：必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以实际行动争取早日在思想上入党。

一天晚上，她从睡梦中被吵醒。只见客厅里灯火通明，穿着睡衣的爸爸在众人的喝斥之下，将一块写有“反动权威”的黑牌挂在自己脖子上。伫立在一旁的妈妈也作为“修正主义的温床”而举起一面写有“孙二娘开黑店”的小黑旗。

她最初以为自己是在梦里。当听见爸爸妈妈嚷着“要最后见见女儿”的时候，她才明白了一切，连忙翻身下床，向两老扑去。

然而，半道上，她站住了，象出了故障的机械人。

好半天，她才噙着嘴唇，泪花闪闪地说道：“爸爸，妈妈，你们，去吧……一定要正确对待，相信群众，相信党……”

两位老人早就张开了双臂，准备最后再拥抱一下自己的骨肉；这阵，听女儿一说，也象出了故障的机械人，呆怔住了。

这就是那个一直在自己膝边长大的女儿吗？！

痴情的父母啊，原谅女儿吧，革命，不是请客吃饭呀！……

失去了父母，心里固然难受，但更令她揪心的却是：这场防修反修、意义重大的运动，为何竟有相当的一部分人不理解？不理解也罢，为何又赤膊上阵地跳出来对着干，以致于“十六条”不能贯彻、武斗迅速升级？

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！两个司令部的决战岂能是鲜花丛中的双人舞？

一种朦胧的意识驱使着她，觉得必须干点什么才能对得起入党志愿书上的铮铮誓言。

那么，干点什么呢？

她思索着，苦心地思索着，勇敢地思索着……

半个月后，在派仗的枪炮声中，一支由两男两女组成的“星火燎原”战斗队，离开北京，向祖国的大西南挺进了。他们着装统一，豪情激荡，甚至连地质学院野外实习

特有的帆布帐篷也在他们的背上闪着“到农村去传播革命真理”的豪光。

只是，那位个子最矮、年龄最小的男队员耿长柱，稍稍有点纳闷：为什么在筹备“星火燎原”战斗队上倡导最积极、组织最卖力的欧阳姐，却偏偏把队长的头衔，让给了赵皓？莫非就因为他脸蛋子好看？

当然，欧阳玉自有她的打算。她想得很多、很远、很美。体格的健美和青春的活力，为她提供了在广阔的战场自由驰骋的资本；对党的忠诚和聪颖的才智，为她敲起了进军的鼓点。

然而，这位在地质学院里只懂得“沉积岩”、“火成岩”、“水成岩”的女大学生，却不曾料到命运已把她抛到了另一个世界的“悬岩”上！……

三

第三天的早晨，欧阳玉才从昏迷中醒过来。

床前，席地放在托盘上的食物又变了：一大碗饺子，一小盘蒜泥，一小碟老陈醋——显然是有意在模仿北方汉族的生活习惯。

看着这些尽管粗糙、但却精心设计过的家乡饭食，欧阳玉又想起了第一次看到的那些丰盛食物，心里淌过了一股细细的暖流。